

一剪梅·冬望

□ 赵卫华

青女贪玩兴正酣。
雪覆平川，
风掠空山。
银松玉柳各妖娆，
素影摇摇，
漫舞翩翩。

如豆夜灯照案前。
老酒醇甘，
清梦黑甜。
相期庾岭降梅仙，
墨蘸毫端，
春入诗篇。

南乡子·记希日塔拉初雪

□ 董玉红

旧木绽梨花，
“一夜春风”逊与她。
千朵万枝悄耳语，
沙沙。
寒雀无声自屏喳。

银骏舞天涯，
万里流云覆塔拉。
爱犬拓雕梅点点，
无瑕。
五色蝴蝶绕梦葩。

七律·冬雪

□ 周国军

始入初冬云落低，
山村飞雪大如席。
峰峦遥望雾中影，
街柳回眸烟里虚。
纱网乡间人迹少，
银妆邻舍犬声稀。
农田粮谷未收尽，
青女何须如此急。

一冬寒风会春天

□ 管淑平

冬天总是来得那么突然，在我还没有做好准备的时候，一夜寒风，气温骤降——冬天，就这样到了。

翌日醒来，寒风还未停。那风，粗犷而不羁，率性而张扬：一会儿不停地敲打着窗玻璃，一会儿使劲儿地摇晃着树枝；有时，它又孩子般淘气地从窗框灌了你一脸冷风……

出行的人们，早已穿上了厚厚的冬装——毛绒帽子，口罩，围脖……一身上下，全副武装。即便把自己裹成一个笨重的“大粽子”，也害怕寒冷的侵袭。人们话语很少，除了遇到熟人热情招呼几句外，就只有匆忙的脚步声，咕咕作响，人们似乎在用这样的方式，躲避着冬日的寒冷。

前几日，晴日暖阳，惠风和畅，还一度觉得自己离冬天尚远。可冷不丁地，天空就阴沉下来。起初，下了点小雨，雨不大，扑簌簌的，有些清冷。微雨，凉风，俨然深秋模样。

可是，雨后，风却渐渐嚣张起来。它像是一个甩都甩不掉的烦人精，一路从住所跟随到我的工作地，直到我火急火燎地奔进另一座大楼，这风，才似乎消停了一些。可没等我喘口气，窗外又传来它不知疲倦的呜呜啦啦的声音。

我还记得多年前到北方念书，那个冬天也是这样的寒风凛冽。年轻瘦小的我，在陌生的地方，忍着风雨催

逼，只为了能好好念书。第一场雪来临，我感冒了。

那晚，也是这样的寒风呼啸，令人瑟瑟发抖。

电话里，母亲责备我：“你就是太执拗了，非要报那么远的学校，现在受罪了吧！”

她既担心，却又无能为力，但还是不忘叮嘱我几句：“北方天寒，多注意保暖。”

那一瞬间，似乎再大的狂风骤雪，也都如尘埃般微渺了。于是，我咬着牙，坚持着度过了一个个寒冬，直至毕业。

回想起来，那几年虽然吃了不少苦头，可成绩却一直名列前茅，还遇到了一群意气相投的朋友。说起来，实在幸运！

也许，冬天教会我们的，就是要受得苦寒，忍得冷冻，这样才能离暖阳更近。

冬天，在人们的心里，阳光是我们非常期待的。它静默、亲切，将温度送给我们，成为可以预见的希望。于是，我认真学习，回报远在千里的家人的期望。

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在《西风颂》里写有：“冬天到了，春天还会远吗？”是呀，寒冬不过短短三月。来年，春阳照大地，草木泛新芽，一切定是欣欣向荣。

冬日碎念

□ 王玉凤

北风过境
心随雪舞
我的手只需沿着归巢的鸟鸣
就能为飘渺的乡愁
开辟出一条真切的村路

寒冷一夜，就能催眠整条河流
我的一线思念，下一秒
就能钓到
千里冰封，万里雪飘

静谧的沧海桑田
以及烧不尽的
野火，瘦石，枯草
都在潜移默化中
接受上天所赐予的暖阳

变矮的房子，却开始笨重
炊烟，由飘逸到粗糙
还像一棵饱经风霜的寒梅
更像犯了气管炎的母亲
用一成不变的隐忍和守望
站立在我抖动的诗行中
容颜不老，温香如故

暖

□ 张添一

四年前，爸爸到外地工作，妈妈工作又忙。姥姥就“不请自来”，悉心照顾我。姥姥做的菜特别好吃，无论什么菜，在她的手里都能变成让人垂涎欲滴的美味。

一个冬天放学后，天空灰蒙蒙的，刺骨的北风咆哮着，就像千万根钢钉扎在我身上。我像个短跑运动员，快步钻进妈妈的车里。姥姥熟练地递给我消毒湿巾，小心翼翼地打开用厚毛巾包裹着的饭盒。我定睛一看，居然是冒着热气的卷饼。我高兴地咬上一口，满嘴是脆嫩的烤鸭肉和着芹菜土豆丝的香味。这让

人回味无穷的滋味，顿时让我忘记了冬天的寒冷。

姥姥不仅做饭好吃，在一些小事上也总让人感觉温暖。她平日里过得很节俭，但是有什么好吃的她都会给大家送去。杀年猪时，她会给大家送上一份；种的菜地丰收了，她会给大家送上一份；树上的枣子红了，她还会给大家送上一份……

姥姥就是这样一个人，平凡又普通，和善而慈爱，用日常的点点滴滴铸就了我心中的敬意。从姥姥身上散发出的温暖气息，时时将我的心点燃。